

七夕节·文本

古人的七夕礼物

□墨父

七夕至,情侣间互赠礼物已成常态。很多人一定好奇,古人过七夕,也会送礼物么?

得先厘清一个问题:古代七夕,本非情人节,最初也与牛郎织女无半点关系。先秦时期,牵牛星与织女星仅是《诗经》中各司其责的星宿,到了汉代,才被人格化为一对“恋人”。同时“七月七”也诞生了“穿针乞巧”之俗。至魏晋,牛郎织女“鹊桥相会”的传说正式与七夕挂钩,并在唐宋盛极一时。尽管故事缠绵悱恻,但古代七夕的核心始终是女性祈巧的“女儿节”,宋代七夕市井间也盛行孩童游乐,儿童穿新衣、执荷叶、把玩人偶玩偶;后世部分沿海地域更演化出护佑孩童的“小人节”习俗,而非情侣专属的节日。

搞清楚了这一点,再来看古人七夕送什么礼物,就特别有意思了。

先说说专属女儿家之间互赠的“输巧”之礼。古时七夕,女子月下穿针、投针验巧比拼女红,技艺不及的一方,要向得巧者置办瓜果点心、绣件作为酬赠,后世俗称“输巧”之礼。礼物倒不需要多贵重,可以是一桌瓜果点心,也可以是自己缝制的香囊等小绣品。“输巧”之礼虽轻,却承载着女儿家之间的纯真情谊。

宋代七夕,更像是古代版的“儿童节”,大人们都会在这一天为孩子们添新衣和买玩具。从《市担婴戏图》《婴戏图》等传世名画可知,当时流行的玩具包括小鸟、拨浪鼓、不倒翁、泥人、竹马、陀螺、风筝、面具等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玩具,当属“磨喝乐”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载:“七月七夕,潘楼街……皆卖磨喝乐,乃小塑土偶耳。”这是一种泥塑的婴孩形玩偶,本是佛教神祇,唐朝时还是“求子神器”,宋代则演变成七夕最流行的泥娃娃玩偶。先用陶土做成持荷叶的孩童,再用绸帛做成小衣服、小帽子,套在泥偶身上。所以,“磨喝乐”能换装,这与如今女孩们喜

欢的“芭比娃娃”极为相似。

把应时应景的吃食作为礼物的也不少。巧果是最常见的馈赠美食,油、面、糖、蜜制成,并印以吉祥图案。花瓜则是将瓜果雕刻成精美的花朵造型,也是七夕筵席上不可少的装饰。民间还流行将绿豆、小豆浸于水中,发芽后以红蓝彩线缠绕,谓之“种生”或“五生盆”,用以互赠,寄托生机勃勃、子孙繁盛的美好祝愿。

在这个“鸾扇斜分凤幄开、星桥横过鹊飞回”的夜晚,有心人也会互赠信物以表衷情。今人流行送玫瑰,古人也送花。芍药又名“将离”,早在春秋时,爱人分别之际便以芍药相赠,寓意“望汝归来”。还有送花椒的,《诗经》有云:“视尔如苀,贻我握椒”,取“多子多福”之意。“玲珑骰子安红豆,入骨相思知不知。”红豆自古便是相思象征,一颗足以道尽深情。

送得比较多的是梳子,取“白头偕老”的彩头。北宋时流行送同心结,意思是“永结同心”。香囊、荷包其物虽小,却是女子亲手缝制,暗含“此物系于身、犹如我在侧”之意……在七夕良夜,有心的男女会借用这些传统信物互表衷情。

钗与簪不仅是饰品,也是寄情信物。汉乐府诗《有所思》中便有女子赠情郎以簪的描写。唐传奇记载,唐玄宗定情之时赐予杨贵妃金钗、钿盒;二人又于七夕长生殿夜半盟誓,让这两件信物带上七夕的浪漫色彩。文人雅士则爱赠玉佩,玉佩代表着温文儒雅、品行高洁,读书人送心仪之人玉佩,既能表达爱慕,又显得含蓄得体。

古人七夕送礼,送的是姐妹间的巧思较量,或是对孩子成长的殷切期盼,更多的是对生活富足、家族兴旺的美好祈愿。即便情人借节明心,却也是含蓄表白。

读者诸君,如果此刻您正愁送什么好,不妨学学古人吧。其实,真正珍贵的,从来都不是礼物,而是那份心意和彩头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七夕

□聂顺

《红楼梦》作为我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明珠,犹如一幅宏大而细腻的生活画卷,将诸多人事与节庆活动娓娓道来,其中传统时令节日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。而七夕节,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,在《红楼梦》中也被赋予了别样的情怀,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

第十八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,荣国府归省庆元宵”中,元春晋封贤德妃后回家省亲,正值元宵佳节。曹雪芹巧妙运用灯谜、戏名等元素暗示大观园女性的命运,其中元春点的《乞巧》一戏,出自洪昇《长生殿》,讲述唐玄宗与杨玉环七夕长生殿盟誓的故事,这段爱情最终以杨玉环马嵬驿殒命收场。脂砚斋批注“《长生殿》中,伏元妃之死”,暗示元春日后的悲剧。元春曾得皇帝宠爱如杨贵妃,却难逃宫廷风云变幻,恩宠尽时便陷入绝境,命运令人唏嘘。

第四十回“史太君两宴大观园,金鸳鸯三宣牙牌令”中,鸳鸯道:“当中‘二五’是杂七。”薛姨妈接:“织女牛郎会七夕。”鸳鸯再言:“凑成‘二郎游五岳’。”薛姨妈回应:“世人不及神仙乐。”众人称赏饮酒。牛郎织女传说作为我国流传最久、地域最广的神话,在民间文学史上地位举足轻重。此处借牙牌令提及七夕相会,虽仅寥寥数语,却为场景添浪漫神话色彩,也侧面反映出七夕在当时生活中的文化印记。

第四十二回“蘅芜君兰言解疑癖,潇湘子雅谑补余香”里,王熙凤因女儿常病请教刘姥姥,告知其生日为七月初七。刘姥姥笑道:“这个正好,就叫他是巧哥儿,这叫做‘以毒攻毒,以火攻火’的法子……却从这‘巧’字上来。”巧姐是贾琏与王熙凤之女,金陵十二钗之一。在民间观念里,农历七月有“鬼月”之说,七夕又传喜鹊尽飞上天搭桥,人间失却报喜之鸟,所以部分旧时民众认为此日出生的孩子命运多舛。王熙凤也觉得女儿这个生辰“日子不好”,故而请刘姥姥取名压一压。刘姥姥便借“巧”字,盼其遇难成祥。刘姥姥以“巧”字取

名,盼其遇难成祥。贾府败落后,巧姐被“狠舅奸兄”卖掉,幸得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救出,带回乡下。其判词“一座荒村野店,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”,暗示她最终以纺绩为生。巧姐生于七夕,判词暗示她日后将在荒村野店以纺绩度日,命运伏笔与“巧”字、七夕乞巧习俗遥相呼应,曹雪芹这般设置寓意深刻。

第七十八回“老学士闲征婉孀词,痴公子杜撰芙蓉诔”中,贾宝玉为祭晴雯作《芙蓉女儿诔》,文中“楼空鵲鹊,徒悬七夕之针;带断鸳鸯,谁续五丝之缕?”“鹊”指搭桥喜鹊,“针”为织女工具,呼应古代七夕女子穿针乞巧习俗。宝玉借此抒发对晴雯的深切怀念,也体现出七夕习俗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。

当代张之在《红楼梦新补》补写的第八十七回“潇湘馆漂针女儿节 怡红院伤情夜半时”,虚构了大观园女儿七夕情节:“七月初七,巧节。众女儿漂针,谈论七夕故事”。书中描写众女儿洒水乞巧、掐凤仙花染指甲,以漂针验巧:将绣花针放于水面,观水中针影粗细测巧拙与姻缘,影粗为输巧,影细则得巧。这是今人依据古代乞巧民俗做的文学想象。

“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七夕本是以乞巧为主的女儿节,后世又叠加浪漫爱情色彩。在曹雪芹笔下却笼着悲喜交织的复杂色彩。它不仅是节日,更是暗示人物命运、抒发情感的载体。透过七夕相关情节,我们仿佛能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生活温度与情感脉搏,感受《红楼梦》的博大精深,在品味七夕浪漫时,也体会到人生无常与命运沧桑,回味无穷,赞叹不已。

